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晉家人傳第五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

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冊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遑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冊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冊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冊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於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

張彦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彦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

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

輙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為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

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
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
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
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
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
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
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
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

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於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勲以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為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黄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

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恵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宮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

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北人迫帝與太后拜安巴堅畫象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於懷密州州去黃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因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

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為遺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北地尤高涼北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

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為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

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邊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

毁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為安重誨所喜以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懽甚乃為重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為后是日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於高祖影殿羣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

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宫前醱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絶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於外后既立專内寵封拜宫官尚宫知客等皆為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為皇后宫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内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宫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

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朱邪而微終為契丹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

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

支生敬威敬賛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胥皆不知其於高祖為親踈也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胥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踈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胥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說以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

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畢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
自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
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
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
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
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

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天福三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賔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為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贇字德和少無頼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

原牙將即位以為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贇性貪暴高祖為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常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陜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彦存鄭溫遇以警之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為威勝

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為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暉字德昭為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為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於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為右衛將軍重胤為皇城副使居京師開

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

正月高祖為二子發哀皆贈為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

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

虢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

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孚為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

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

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

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保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

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臥疾宰相馮道入見臥内重
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懐
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
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
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
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
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

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官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

爭為聚歛趙在禮所積鉅萬為諸侯王之最出帝利其
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疋前後所獻不
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
床迎於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
窮極奢侈時人以為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千
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為齊州防禦使而延
寶代為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后遣延煦
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為威信

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為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羣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

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

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朞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

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朱邪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史卷十七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晉家人傳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臣宗萬按本傳高祖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允凡六子曰重貴重信重義重英重允重睿重杲凡七傳又云重允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踈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若然則重允已不在弟列而高祖止五弟矣如謂名稱亦未順便當舍子從弟而高祖止六子今傳乃以一重允而兩列

其名誤矣

五代史卷十七考證

五代史卷十八

宋　歐陽修　撰

漢家人傳第六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為農高祖少為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刼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

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宫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為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為皇后高祖崩隱帝冊尊為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宫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為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

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惟以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録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勲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

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勲為開封尹周太祖已敗漢兵於北郊隱帝遇弑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勲皆高

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勲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勲久病不任為嗣太祖與羣臣請見承勲視起居太后命以臥榻舁承勲出見羣臣羣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為子宜立為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羣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為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繆語人今繆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

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為兵士擁還京師王浚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黙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

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於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内都虞候劉福孔目官戛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為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廷美等聞贇

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超徐州節度使下詔
諭廷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廷美等廣順元年三月
彥超克徐州廷美等皆見殺承勳廣順元年以疾卒追
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鞏廷美楊溫之所為
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
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廷美
溫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

士哉然予考於實録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廷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廷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廷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

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剮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僚佐曰吾嘗謂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

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爾

五代史卷十八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漢高祖皇后李氏傳帝年少素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宮中○後贊係人名自有傳併見史弘肇傳中或以為官名者誤也

蔡王信傳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注傳先贊而後信亦便於述事耳○述監本訛實今從南本改正

五代史卷十八考證

五代史卷十九

宋　歐陽修　撰

周家人傳第七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竒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冊為皇后

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冊為淑妃拜妃弟廷璋為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

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為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還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為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

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為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為繼室太祖貴累封吳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冊為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録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頴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呂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為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

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為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於京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三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晉為内職契丹犯闕進超歿於敵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自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為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左賛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舉兵於魏漢以兵圍帝第時

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動予懷侗可贈太傅

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卷十九

五代史卷二十

宋　歐陽修　撰

周家人傳第八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卿致仕居於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

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甞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汪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説也然事固有

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

輕重者則天下雖不可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盖微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於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

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
出於將相之貴為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
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
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
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
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
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

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王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

后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常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顔色漸為解説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於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三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

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羣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於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

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熈誨左領軍衛大將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於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畧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矣

五代史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五代史卷二十一至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録監生臣龔士隆

五代史卷三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於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於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梁臣傳第九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静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名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名

太祖入内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簒弑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

畧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

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宫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

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

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龎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

為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為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黄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黄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為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為

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為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悦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

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於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為内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内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磔石以投之珍兵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

子軍二千於臨黄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彦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豊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賔等屯蕭縣唐賔者陜州陜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賔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賔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賔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賔伺察之珍與唐賔不協唐賔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

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於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劒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

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賔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龎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黄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吕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賔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

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於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

就高為栅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摇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葢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

弱而勝彊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耶

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黄巢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創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賴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

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内黄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於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

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
築壘於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
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
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
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
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以兖
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於清口從周行至濠州
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

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於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於滄

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鴉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逆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太

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為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於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黄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

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

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

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於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珂降於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於河中贈太

傳存敬子仁頵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頵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大理卿卒贈祕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

之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彊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算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彛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

武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

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為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

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於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拆屋為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

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
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
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彦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
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馳至華即日廹昭宗上道太祖即
位拜彦卿感化軍節度使嵗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金吾衙仗使彦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
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彦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
詔彦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彦卿

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彦卿左衛中郎將復拜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弑彦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於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卷二十一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葛從周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恭以降梁○恭閣本作修

五代史卷二十一考證

五代史卷二十二

宋　歐陽修　撰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畧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於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於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

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於三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栅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創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

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屯於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

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黄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亾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於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

敗徙鎮慼化其後朱友謙叛附於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於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偽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畧是時

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於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

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温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竒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為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

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於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潜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於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

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鋭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竒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名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

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鄩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

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兖州張萬進反拜鄩兖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陜州鄩為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為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為刺史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宫中是為王淑妃明宗晚年

淑妃用事鄠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納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鄠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

里稱之甞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為榮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

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叛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内黄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

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滿
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
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
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
諸將益服其能還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
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
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
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

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於晉西連
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
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
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
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
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痟
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
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

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泰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晊柵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

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兖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内黄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

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駡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栅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

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洺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亾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沉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

陷許州重師脱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頳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强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氊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創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罷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户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

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鎭宣武爲永城鎭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兖鄆破徐宿懷玉金瘡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兖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龎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

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於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歴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於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於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卷二十二

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劉鄩傳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兖州量何大乎○大監本訛小今從閣本改正

鄩兵數敗乃罷歸洛陽酖殺之○臣文清按司馬光通鑑云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胡三省考異莊宗實録則云憂恚發病卒存考

五代史卷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五代史卷二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穎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

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為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為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為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傍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還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

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

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為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為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彊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為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効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

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
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
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弑
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
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
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
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

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病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宫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

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栅友寧夜擊其一栅栅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栅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毁栅而出馳驅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

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

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

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葢韓勍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

祖攻朱瑾于兖州宣遣瓌與何懐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兖州瓌趨待賔館欲絶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賔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為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賔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懐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

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縶瓌及懷寶等至兗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為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彦章等屯于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栅相持百餘日瓌與彦章有隙伏甲殺之莊

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蹦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瓌軍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晉軍瓌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栅瓌以舟兵攻南栅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

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為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内黄還衡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勲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為客將為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勲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勲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没嗣勲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

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勲入説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勲以長直千人為縧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勲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為備殺其八千餘人遅明皆盡嗣勲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為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為生

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為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黄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為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黄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為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栅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黄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

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暹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彦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慧養以為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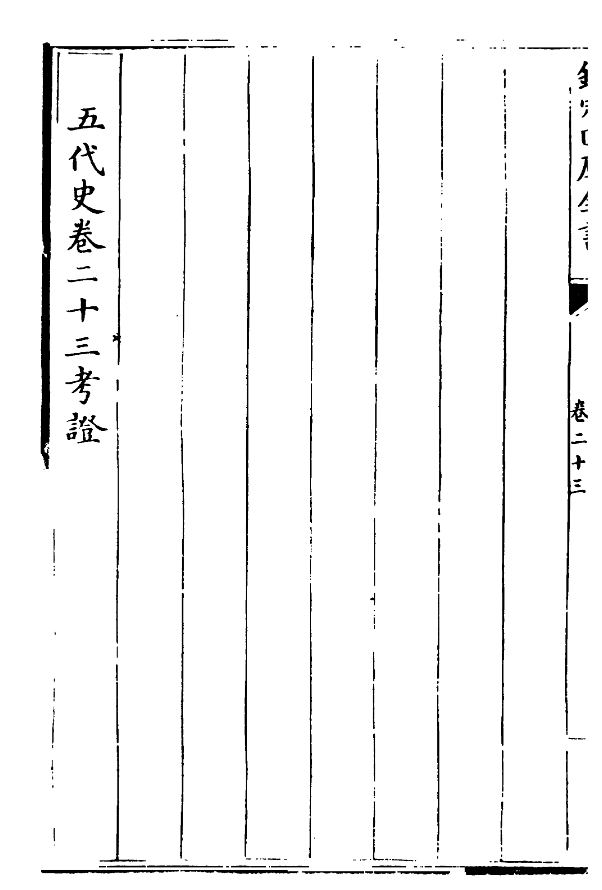
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彦章與孟審澄侯温裕皆善
將騎兵審澄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彦章多而益辦彦章
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
為北面招討使彦章為排陣使屯于行臺彦章為將好
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
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
彦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彦章與瓌
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

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為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卷二十三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

王檀傳從朱珍募兵東方○從監本訛後今從閣本改正



五代史卷二十三考證